

清末民初留美九年（一）

衛挺生

——從密大到哈佛

六十四年前美國行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陽曆八月八日，我們六十二個清華學生，（我們是清華學校建校後派出赴美留學的第一批，而是中美庚款派出赴美留學的第三批）及若干位自費赴美留學的學生，在留美學務處所派遣的專員鍾文鏞 William Chung 先生的護送之下，在上海登了波斯號輪船 S. S. Persia 而放洋去了。輪船不甚大，約有萬餘噸的排水量。船長甚和氣，在船上曾經開會招待過我們一次。船上乘客，幾乎盡是中國赴美留學的學生。另外只有兩位美國乘客，一位是嶺南大學醫學教員 Dr. Cadbury，另一位是嶺南大學醫學畢業生 Mr. Tripp 是可以從他們口中稍稍訪問美國各大學中一般情形的。

我對於美國各大學，平日毫無所知。因為只知應當埋頭讀書，不敢過問力所不能及的外國大學內容。所以在護送員問我將入何大學與將學何專科時，我皆茫然不知如何答復。我先在船上，天天詢問同行諸人各將何往，各學何科。有一天，我問到黃國棟，他是這次榜上六十二名的第一名，我問他作何打算。他說，他有一位昔日在福州 Anglo-Chinese College 同學（薛永泰）現在密溪干大學讀書。從他知道，那所大學，自校長以下均歡迎中國學生入學。因此，他準備先入密大，先學普通課程，然後再決定學何專門。我覺

得他的想法甚為合理，遂決定和他一同先入密大，先學普通課程。遂即如此答復護送人，到密大以後，才知道此行先往密大讀書者，佔全體人數五分之一以上。

我乘輪船入海的第一天，仍然是有些暈眩。但在第二天以後，很快的恢復正常。過下關門司而入日本瀨戶內海以後，其舟行之平穩，與兩岸風景之佳麗，彷彿乘中國長江輪船。晚間，兩岸漁火，頗似舟過漢陽，又似舟過瓜洲，遂得詩句云：「忘却已來滄海外。夢魂猶作故鄉遊。」

千燈漁火一輪月。疑是重過鸚鵡洲。輪船入太平洋，果然風平浪靜，不負「太平」稱號。水行約近三星期，行抵夏威夷羣島，至檀香山埠停輪。大家很高興的登岸遊覽了一天。最不能忘的是見到了麵包樹的麵包果，那是兒童時代所憧憬着的熱帶稀奇產品，山海經上所稱的「白蓉」。離開檀香山，舟行六天，到舊金山，已經是九月初了。（以下皆陽曆日）。

舊金山中國華僑商會，美國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留美學生會，均開會歡迎。歡迎會中，老于中國，從前創辦南洋公學，發起上海申報，與商務印書館的福開森老博士，說了一番很有風趣而且富有指導性的演說。我們參觀了百克里的加州大學，和中國城，繼乘火車越過洛磯山。經過鹽湖市時，西塔州青年會特別盛大歡迎。經過芝加哥市，也有青年會歡迎招待。約在九月十日

左右，我們到了密溪干州安亞堡市，在當年是個纔有五千居民的小市，所謂大學市 College Town，乃以大學為中心，而一切為大學的小市鎮。

密大的中國同學會，早已開會派人調查了本市內何家可以留住中國學生。中美庚款第一批（一九〇九年），留美同學王長平（山東人，學教育），第二批（一九一〇年）同學毛文鍾（江蘇人，學工程）奔走最勤，指導最多。黃國棟（後改名「黃漢傑」）和我選擇了密大城北之南尹吉士街第十號 No. 10, South Ingals Street 三樓上兩個房間，黃住後間，我住前間。房屋全新。街道潔淨。滿街楓樹垂蔭，一切均甚理想。我們甚感滿意。

我們的房東，是來自德國的移民。他的姓名是 Jacob Schultz，我譯作「許无耻」。他夫婦在附近開了一所食品雜貨店。夫妻年齡均在四十五至五十歲之間，均讀書不多，約當中學程度。生一子一女，子讀中學，女讀小學，容貌皆端正俊秀。他們的房屋整齊清潔。第一層（街層）是內外客廳、飯廳、廚房。第二層是自住房屋三間及浴室。第三層是出租房屋二間及一浴室，一切設備齊全，並供給床上鋪蓋，沐浴毛巾。每週被單枕套毛巾浴巾換洗一次，每日由主婦打掃房間，收拾床鋪，摺疊被褥，整理書桌一次。房租確數，已不能記憶。但在當時標準，稱為中常，大約

是在每月二十元至三十元之間。房屋住定後，黃漢棟的老同學薛永泰君來領導我們到包飯館。主人金士禮女士 Miss Kingsley 是一位未結婚的老女子。每日供給三餐。早餐為牛乳麵包，一碗穀類稀食，（燕麥粥，麥粉粥或包穀粉片或麥絲牛乳），一盤火腿雙雞蛋，或其代替品，有時有楓糖汁、蕎麥煎餅。午餐晚餐除麵包乳油，照例不加限制外，有肉食一盤（雞、牛、羊、豬，每逢星期五為魚類）、一種飲料（茶、咖啡、可可）、一種點心、（餅、餡、糕之一種）有人伺候（工作之大學生），每週七日伙食之費共總僅美金二元五角（約合今日一餐之價）。

九月十二日，王長平（時讀教育學，候考博士學位）帶我們去到大學辦理入學手續。因為我們是考中清華學校而且是被清華選派的公費生，所以校方主管人不驗文憑而逕允登記入學，當即繳納學費，每年二百五十元美金。我們的住處與吃飯處，就在學校近旁。所以在一九四四年我重訪母校時，我們原住的許元珉宅與金士禮包飯館址，皆不復存在，而成了校園內一部份，已建築為高大的校用樓房。最可惜的是，許元珉的俊秀兒女，都不曾讀過大學而就業了。我們拚命造成的得讀大學的機會，而他們生在大學校旁，長在大學校旁，却「滿不在乎」大學教育。

密溪千兩年讀書樂

密大校章規定，正式學生修課，每學期最多不得超過六門十八個學分，最少不得少于四門十二個學分。（因為大多數課程是每門每學期三個學分）我在中國時自開始學英文，以迄出國，所有學英文時間不過二年半，中間在鑛業學堂兩年，雖所讀書用英文教本者經常有三門，而未授「英文」之語文課程，故英文並無進步。一到美國，無論讀書聽講，全用英文。方才感覺自己的英文程度太不夠用。

我因此而決定，在第一年所修課程，探選最少學分，以其餘暇趕補英文。除「新生英文」Freshmen English 為第一年級全體學生必修之課程外，其餘三門課程，我選修了二門數學及一門重實驗的自然科學，以減少用英語聽講的困難。二門數學即「大代數學」與「解析幾何學」，年終考試分數皆甲等 A，自然科學即「生物學」及其實驗，年終分數之等。「新生英文」及自我的英文補習，却是我特別努力所在。除教師指定全班之文學讀物及練習作文外，我特別請求「英文」教師特加指定可多得有用生字之讀物。英文「教師」Mr. Clyde Weir 韋爾先生指定多讀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著之英國史及其散文集，與 Sir Walter Scott 及 Lord Byron 等詩集。我自此起，每日先寫下四十個生字，查出並記錄其字義與用法，用力記憶之。每夜間至能全部默記，然後就寢。晨起，首先默背前一日之四十新字之字義及用法，至全部皆能背出，然後早餐。星期日則溫習此六日所能記憶之新字。然後讀書看報與聽講之困難，逐漸消除。

一九一二年夏，暑期學校，我想補修二門數學，為以前在中國時所願學而無人教導無機會學習者。（一）為立體幾何，（二）為弧三角。結果均得甲等成績。教師云「中國學生特長數學」。

暑期學校閉幕後，我想到美國農村去得些經驗。因請農村朋友介紹我到農家去幫工。我于是而到附近 Howel 鄉農家住下，割草、捆草、搬草、堆草成梁，晨起擠牛乳，如是者三日，胛手抵足，入夜全身肌肉發痛。第四日辭歸，得工資三元。現今（一九六九年）每一小時可得工資二元五角之工作，在當時（一九一二年夏）每日之工作，管住管飯，僅給工資不滿一元。

第二學年開始，我已能放膽選擇功課了。我所選修的（一）「高級英文」讀書作文，（全年六學分），（二）「英文散文選讀」（上半年二學分），

（三）「哲學」（全年六學分），（四）「審美學」（下半年二學分），（五）「近代歐洲史」（全年六學分），（六）「物理學」（全年六學分），（七）「物理學」問題解答及實驗（全年二學分），「天文學」（全年六學分）。因（四）兩門功課各半年各二學分，所以仍然未超過最高限度。我選修「高級英文」並選修「英文散文選讀」，是想將我的英文程度提高，與美國優秀學生同其水準。英文系主任蘭欽教授 Professor Thomas F. Rankin 很會教導，引人入勝。我到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蘭欽教授特別鼓勵我，他幾次拿我的作文，在班上念給全班同學聽，批評說「有趣，有趣」。下課時，他特別告訴我，「在我班裏中國學生，作文好的以前有王正廷。你是第二個作文好而有趣的」。而此時（一九一三年上半年）王正廷已經離元洪副總統的外交家，名聞中外。所以蘭欽教授這幾句話，給我很大的鼓勵。「英文散文選讀」是 Professor Blum 主持的，是一個學習英文書大量快讀的訓練功課。每人必須選定一作家而作詳細的研究報告。我所選的作家是 John Ruskin。這兩門的「英文」功課，增加了我很多自信。

「哲學」的先生，是蘇格蘭人 Professor Mark Wenley 文里教授，他是密大最高薪俸的教授。他的講解，亦莊亦諧。他先授以羅素著「哲學問題」入門，次授（Bishop George Berkeley）百克里主教的唯心論哲學，次授 David Hume 的唯物論哲學，最後授 John Locke 的心物調和論哲學，以結束一年的思想訓練。「審美學」實際也是哲學的一個附庸領域。教員姓名已忘掉，所用書籍多自德文譯出。我研究「審美學」Aesthetics，是受了蔡子民先生的影響。我當日選修時很高興，後來很後悔。因為對我更有用的「微積分學」此年未選修，到後來沒有機會再選修了。「近代歐洲史」是要學「人文科學」的學生

必需先修的課程，也是我練習筆記能力的重要課程。本來在梁任公(啓超)所主辦的「新民叢報」裏，他已經介紹過許多歐洲近代史事。這次很有系統的很徹底的從西方學者方面學習，等於溫習新民叢報 Professor Fryer 傅烈業教授講課有條有理引人入勝。在一九一二年秋學年初開始時，我的聽講筆記，每一次能寫大張講義紙四至五頁，到一九一三年夏學年結束前，每一次能寫大張講義紙十四至十五頁，差不多能完全記下教授所口授的講義全文。同時讀書亦能練習快讀。這是我滿意的進步。

「物理學」是現代最重要而改造世界的自然科學。所以我也想澈頭的學起。當日密大有二位大教授輪流講授此門課程，美國教授為 Professor Reed，德國教授為 Professor Gutte。為求理論與實驗相輔而行，又選修了「物理問題解答與實驗」二學分。年終分數皆「甲」等。

「天文學」是瞭解宇宙秘密的科學。自幼父親授我以「天文歌括」。至此得在課堂聽教授的詳解，而讀其有關的書籍。登天文台，看望遠鏡，在教授先生之指導下，目視八大行星，天河系，及著名的各星座。我的求知慾大得安慰。

經過本學年九個月的晝夜苦讀而求普通的現代知識。待暑假來到，我願做些輕鬆的學習。所以在一九一三年夏，我在密大補習了兩門很有趣的功課。一門是「演說學與演說訓練」。又一門是「風景園藝與其設計」，教授 Professor Leath 是義大利國來的風景園藝專家，他除了課堂講授外，並且領導了一羣男女學生數十人(中國學生只有我一人)，每逢周末，到處去觀察風景，指點得失，又觀看草木，指示其各在培植風景中的特別用途。這與本學年的「審美學」是互相腳接而且互相發明的研究。

暑期講習班結束後，我邀同清華同班及密大同學陳伯修(名長衡，四川人)往積彩埠(Detroit)華僑稱「積彩埠」，中國國內新聞界誤稱「底德律」，聲音全非，該處有一位美國大富翁，名伏瑞業 Mr. Charles L. Freer，乃積彩埠信託公司董事長。據他自己說，他曾在中國前後十六年，收買中國古代名畫多幀。內中有許多是清宮閣宦盜賣的。他很愛惜這些名畫，而有意在中國境內辦一所畫院，復興唐宋時代畫院之盛。但因中國內亂永無平定之日。不得已，乃終于在美國設立一中國名畫館，稱 Freer Gallery 現設在美京華盛頓城，而當年尚在其積彩埠之家中。伏氏終身不娶，故其家中乃一名畫收藏處及其管家人。他曾經邀請我們去參觀他的收藏，並希望我們為他翻譯各名畫中的題跋。密大同班劉季陶(名「大鈞」鎮江丹徒人，老殘遊記著作人劉鐵雲(鵝)之胞侄，辛亥年夏自費生，同船來美同入密大。上年夏曾來伏家為作譯文。本年夏，季陶返滬省親。我邀同伯修同往作翻譯兩星期。

這樣，我在密大完成了兩年的學習。這兩年是我一生讀書最高興、最快樂、最努力、最得意、最得益的兩年，因而可以說是我讀書的「黃金時代。」因為一切為的是求知，而不問將來何用。這是所謂「普通」課程。我所選修的課程，都是我急切求知的問題。

辛亥以後吾國吾家

自從我來美後，中國與我家，均有空前的大改變。

我們清華一九一一年來美留學班，出國時尚在「大清帝國」的黃龍旗幟之下。在我入密大讀書的第二個月，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即清宣統三年辛亥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了革命，全國響應，推翻了「大清帝國」，改建為「中華民國」。一九一二年元旦，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宣布中華民國國體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民主國。曆日之計算廢去中

國數千年來的陰曆朔望制，而採用歐、美、日本一致之陽曆日月計算。國旗則廢棄了帝政時代的黃龍旗，而改用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我們清華公費學生，因為中、美庚款是有國際性的管理，所以未受政變的影響而繼續下去。

辛亥革命起于武昌，不但推翻了「滿清帝國」，而且推翻中國自有史以來的君主政治。新擬建立的「中華民國」，是國父孫文逸仙先生所主張的，而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不曾經驗過的民主政治。所以這一次的騷動，繼續了幾十年而至今尚在騷動中。

我在一九〇四年，初到武昌去考學堂，曾隨幾位年長的蕩陽親友姜子傑、張仲玉、郭醴泉、涂直忱等遊黃鶴磯登黃鶴樓，見樓上高懸的有一付湖廣總督張之洞手題的對聯云：

「昔賢整頓乾坤，締造皆從江漢起。

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歐亞遙。」此聯語竟成後來果然應驗的預言。兩廣自一八五〇年起兵，所謂「太平天國」之役，欲推翻滿清帝國，而未能成功。孫中山先生又幾次在兩廣舉事，而皆未成功。乃在一九一一年武昌新兵起義，而滿清政府遂亡。

辛亥革命的英雄，有很多是我早年的同學或好朋友。例如：當時武昌軍政府的財政部長李作棟(沔陽人，字春萱)是我一九〇四年任西路高等小學堂甲班的同班同學。軍事方面的耿丹(字「仲劍」，安陸人，原名「觀文」任湖北都督府禁衛軍的標統)是我西路高小「丙班」的督府禁衛軍的標統)是我西路高小「丙班」的同班同學而不同班。組織「共進會」而傳令發動時日的劉公(字仲文，襄陽縣人)是我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每逢週末常見面縱談的襄陽府同鄉留日同學。響應武昌革命而在陝西西安起義的井勿幕，是我在日本東京神田區大成中學校同班同學最相契的好朋友。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所發表的財政次長

王鴻猷（字子匡，穀城人）是一九〇七年夏自比京留學，暑假歸國省親時專程來到武昌花園山訪我暢談的好朋友。而曹亞伯是一九〇五年一路照應我往日本留學的年長朋友。他們發動革命，均有過傳奇性的故事，使他們各成爲一代的名人。

辛亥年的革命，只成功了民族革命。而其政治革命，却惡化爲一團混亂。那是因爲領導革命的人士們，對於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教育文化建設，既缺乏研究，又缺乏經驗。換言之，破壞的人材多，而建設的人材太少，所以建設乏術。

我在襄陽家鄉，我的家人與親屬，也受了革命的影響而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的五叔父靜庵先生，因爲清帝國倒了，而湖北省諮議局已改變爲革命的「軍政府民政司」，他因而不作諮議員而返鄉料理襄陽縣本縣的治安與教育問題。

湖北省新軍協統黎元洪被推舉而做了「大漢軍政府的都督」，標統王安瀾被升任爲協統（後改稱「軍長」），巨卿六哥衛定國升作標統（後改稱「師長」），斌卿二哥衛華國擔任了協統王安瀾的文案（今稱「秘書」）。於是而新齋四哥衛紹濂（新採用學名曰「衛靖國」）也想一過官癮，去投奔王梓材（安瀾字）。正如我父親所批評的，「他文不能擲筆桿，武不能扛鎗桿，教梓材巨卿如何安插他？」

我的異母兄新齋之爲人，平時既不肯讀書習字，更不肯荷鎗習武，在家時，所肯閱讀的書籍，只有兩部通俗小說「水滸傳」與「紅樓夢」。他在杉樹枋他的書齋的座右，貼了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句話，說：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

我不知他從何書中抄來的。似這般頹廢哲學思想，以「無能」「無求」「不巧」「不智」「遨遊」爲其理想的生活，他抄來作爲他的座右箴言，父親不嚴加糾正，而溺愛、放縱他，使他成爲無

業的遊民，無用的惰民。往好處說，他也可說是今日美國「嬉痞」青年的先知先覺。

我一到美國後不久，父親招新齋兄及嫂自其分居獨立成家的杉樹枋村回到倉山莊與父母合居。父親信云「汝兄于（陰曆辛亥年）十月十八日攜家回來合居。月餘後，父親來信云：「汝兄回來，家室頗覺和平。最難得者，汝嫂之賢。堂上甘旨惟恐不豐，而自甘糙糠。堂上起居惟恐不適，而晝夜奔波。余晚景之嘉將賴汝嫂氏矣。」

同信接着說：「汝兄豪奢，出自天性。二百餘畝薄產，入其室，觀其度用，竟似豪富者。然難乎爲繼，不待言矣。會貲一千餘串（值千餘銀元）一二年間耗費已無幾存。每年填會送會（此農村金融所謂「無盡會」也，總借多家會友錢，以各家各等分之一大數，而按約定期間每年分若干次置酒席攤還原數謂之「填會」「送會」）約須錢五百餘串，此不給之勢也。汝在外，須極力節省以彌縫其缺，勿使老人再蹈愁苦之城斯幸矣。」

二三個月後，父親于民國元年陰曆二月初四日來

信云：「寄款一事，以後寫信不須提，提則彼有恃心矣。必待其千難萬難而後接濟之，庶可保家道之不傾」。

民國元年陰曆三月十八日 父親來信云：「汝兄爲人，務虛不務實，居小而望大。又圖娛目前，不顧日後。微論薄田三百畝也，即幸而有膏腴萬頃，終難保其不敗也。」

元年陰曆四月十二日來信云：

「汝兄賦性太劣，其所行爲不惟不合於汝母，亦與老人有太不相宜者。老人務實而彼務華。老人喜儉儉儉喜奢。老人遇事輒慮日後，彼只圖適意目前。一事也，老人言之千萬，彼不入耳，彼言出必行。……試指其二三。彼以世亂也日必買快炮。老人曰「無力，不必買」。卒以錢八十串（約八十餘元）買一壞炮，至今棄爲廢物。彼日製裘，老人曰「可緩」。彼卒購之，耗錢四十餘串（約四十餘元）。彼欲從軍，（此殆指其往鄂北投王梓材協統）老人止之不能，往來七日耗錢二十餘串。彼欲養魚，於杉樹枋門前掘堰一口，約耗錢數十串。而杉枋村應興之土木工程，擱置不問，催促不答。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尤悖謬者，糧米差二十天其價相懸以千數，悉賣而空之。老人力阻，僅留稻米十裝，棉花四十捆，家中至今賴以不匱。彼以言之不行也，負氣出遊不歸，歸而攜眷適之杉枋。家人見其浪費也，競相趨于奢，而銀錢之出，遂無節制矣。合家而居，將以求興也。如此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汝母忍氣不過……余擬于端陽同戚族數人申明約束，諒彼必不遵也，不遵則聽之去。……」

白狼之亂二哥罹難

六月二日 父親來信云：

「汝兄才偏性執，任性情不任事理，于汝母



本文作者的好友辛亥革命時任湖北都督府禁軍標統的耿丹。

與予多有所不可者。……現已仍令離居。元年九月中旬父親來信云「汝兒……三年之中請大會一道，拔大會一道，小會八九道合進不下三千餘串(三千餘元)近日所存不三二百耳。」

以上就各信中的計算，自招新齋攜家合居，至其攜家重返杉枋村中間合居之日不滿八個月，而其浪費、妄費，與奢費及出產品之售價損失共已二千數百元，已超過我自一九〇六年在武昌高家巷學英文起，中經文華，鍊業清華等學堂六年之總費用數倍，若並算入其上三年濫用之會錢三千串，則遠過我自一九〇四年起赴武昌讀書，及赴日本留學及在武昌學英文預備留美之八年中全部支出。在我艱苦奮鬥力求讀書學問，而父親不肯供給，而曰「傷哉貧也」。在新齋不肯讀書，不務正業，而一味浪費妄費奢費，而父親又不嚴厲制止。乃在我始得留學美國之公費讀書，而父親却希望我節省學費以接濟新齋一意孤行造成之家計困難。凡此處處見我父親之教導二子，寬嚴失宜，輕重倒置。亦可見我母親早年(一九〇二年)要求與新齋分產分居各立門戶，見解之高明。在各立門戶下，新齋尙且在一九〇六年我方計畫往武昌學英文時，有意阻撓，而曰「親老不可遠遊，應當留家養親」，我漫答之曰「養志可矣」。蓋父親當年僅五十五歲外國稱為「盛年」，母親僅四十五歲，外國稱為「壯年」。假若非早年已分居，則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三年)甲辰至于辛亥八年我由讀書機會全無，則我的一生不堪設想矣。我之讀書得成，皆慈母智慧之賜也。

五姊夫張仲玉于民國元年夏初，舉襄陽縣本縣之勸業科長，六月患癆病咯血，臘月十五日下午刻逝世(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年未滿三十歲時民國二年元月也。我的父親作一輓聯云：

「如此美才，在他猶情況子婿。飄然長往，於世無牽奈爾親。」

計聞，我也作詩追悼。十年友好，一旦永別，作詩題曰「哭仲玉」，其詩之前二首云：

「俯臨一世氣如虹。東海待君封碩鯨。底事薰膏偏自燦，天年竟爾歿軀生。命立壽歿非所悲。人天無盡是歸期。本思勿慟慟偏甚，淚落始知情竟移。」

以下文字不復記憶。

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春，我的父親一連串來了幾次表示歡欣滿意之信。(一)首先我父親生平一個大願，是為先祖父竹樵公請一名人撰墓表文。民國二年春，父親自撰「竹樵府君行述」，請其昔日同學，當代翰林，襄陽同邑名士王仲午(名「榮先」)撰成「衛竹樵先生墓表文」大書深刻，即于春間立碑，永垂不朽。(二)其次，父親慮我不能作詩，我在密大時，攝一張小影，而題四句詠語寄家曰：

「亦知形仍瘦。應笑氣猶豪。任化姑留影。他年證持操。」

父親顯然喜慰，遂立即以名其倉山莊之書齋曰「任化齋」。又冬季寒假時，偶然乘高興而試作一首「美利堅詠」數十句歌頌美國當年國家社會之平安隆盛。詩曾抄呈父親而未留稿，今就所能記憶者，僅留記首尾數句，抄之如左：

「舉世方紛擾，斯邦獨太平。齊民知禮樂，無處見刀兵。語戰惟論史，舞干亦備費。曾聞疆土闊，未見火烽驚。……(下文全忘)」

詠罷長嘆息，驚風醒我醒。時聞遙隔雪，冷冷響鳴箏。」

又買聖誕新年賀柬上畫有一草環繞一金線外圍，一寬絲帶，因題詠語，寄賀父母云：

「萍浮無定所，何如小草安于缶。騰有慈母手中線，慰情篋中時摩撫。韋帶相伴不相離，庭訓未忍置座右。」

。敢昭告 皇天，願佑我 父母。萬壽無疆，受福孔久。」

以上用典，易經以「小草」與「幼子」並稱，禮記「童子佩韋」，論語「子張書諸紳」。唐人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父親見以上各信及詩，來信評之曰：

「正月二十日接到汝信二大函，內盛像片，賀柬……等件……其中議論多有可采。詩亦厚重不佻。汝于散行文文成片段。所不放心汝者惟詩耳。今竟如此，何勝欣慰。汝於文章一道，不患無成，特患自命過高，期許過大，貌襲大家而無真情遠韻耳。……」

父親常患我詩文缺少內容，然而在四月十日來信云：

「清明前十日接到汝來信一函……讀信甚喜，不惟見地超新，文境亦異，如入山陰道中，有令人應接不暇之勢。此事之可望有成，無待著察……命汝子之表弟，手抄以存，題曰「美函抄存」。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復何求哉！」

父親自我幼年講解「龍文鞭影」四言詠語中故事，後教我作文作詩，一直不放心，恐我「捨名臣大儒而不為，而學西文去做卑微的細鬼通事」。兩年密大的普通課程，方纔使我的詩與散文中言之有物，而「見地超新文境亦異」，方纔「讀信甚喜……可望有成」。蓋學術之道，殊途同歸，現代必需知西文，讀西書，而後「閱中肆外」，至此 父親始予承認。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鄂豫接境之若干縣，乃有「白狼」之亂。白朗軒河南某縣人，原亦土族，略習兵事。時袁世凱以北洋軍閥主腦，而篡奪政權。南方湘鄂各省革命粗定，秩序未復。軍官相互爭權，而士兵不服指揮。在此紛亂中，白乃以土匪頭目出現，時呼「白狼」，招集飢民

之強悍者以千數，起而劫掠殺戮，成爲大股土匪，橫行東西南北千餘里間，東起安徽六安，西達湖北鄖荆，北抵近黃河各縣，而隨蕪唐河南陽魯山成爲其活動中心，而以桐柏大山爲其戰略隱蔽之所。各縣地方經其蹂躪，糜爛特甚。五叔父自武昌返鄉，乃組織鄉勇以自衛自保。斌卿二哥哥。二年秋，匪難益烈。五叔父乃向襄陽德安兩陽駐軍請兵，獻策圍剿。但將不知兵，士卒不服軍官指揮。於是而圍剿計劃，遂歸泡影，而匪益熾。陰曆八月二十五日，白匪大股陷襄陽縣城。滿城生靈，盡遭塗炭。全城精華，悉爲匪有。名族大家慘遭蹂躪。婦女死難者無數。名紳遭其擄去毒打勒贖者多人，有死者。襄陽新立「中學校」，學生均被擄去勒贖。寶卿（紹玠）大哥之子文重，斌卿（紹岐）二哥之子文學皆贖而後歸。全縣最富首戶王玉坡（在前練勇自衛時派錢二千串而不應）乃全家陪賊，失去積蓄鉅萬而全家被殺死絕。陰曆九月十九日白匪下之侯玉振股來吾鄉屯天峯山窺伺雙河鎮，欲奪其兵械。因鎮中駐襄陽兵一連，時五叔父在縣城未聞知。斌卿二哥哥乃率局勇偕襄兵八十人，並約石佛寺清泉岩右渠村諸團練勇約共二百人分東西兩路往擊。自午后二時起，酣戰二時，乃有康匪一枝東來，出我隊伍之背後。襄軍先遁，勇亦漸退，斌卿殿後中彈及刀，身無完膚而死。五叔父聞訊，自城馳歸奔赴戰場力戰，賊傷亡三十人，勇死四人，兵官死一人，土匪死四人。賊震于五叔父之威名，夜遁。一枝匪圍新店鎮，皆因落彈不炸而皆外炸。會天雨雹，賊在碧西北而風自西北來。賊乃移碧東南，而風亦改東南來，雹下大如鷄卵。匪驚以爲衛靜安得天神之助乃引去。次年五月白狼死餘匪勢窮。二哥哥殉難之訊至，我作五律哭之曰，「哭斌卿二哥哥」

「誓巾何所爲，恍惚獨淒其。天許宗城壞，家傳棟木圯。空懷談笑日，遽絕羊何辭。」

謝康樂與弟惠連詩題有「可見羊何共和之」語。浩劫如能轉，襄裳逝去斯。」

李文峯弔斌卿詩

見說書生胆氣豪，儒衫脫却換征袍。挺身危地爲先導，困賊窮山無路逃。那知天意長兇焰，頓令人間失俊髦。一昨天峯山下過，松風猶帶怒聲號。

硝煙彈雨漫山坡，狐兔難逃四面羅。死裏求生翻拒戰，暗中①有助到羣魔。兵多烏合原難恃，君一青衿可奈何。全軍散去孤身在，拚將性命命命命命命。

甘心一死委沙場。不顧頭顱②顧一鄉。③烟火萬家資保障，萑苻終夜走倉皇。餘威猶使賊魂落，青史應留俠骨香。漫道輕身疏料敵，死生成敗總尋常。

君不自傷我轉傷。與君交誼卅年長。石渠舊有同眠榻，瀛海常傳異國章④。從此無人商得失。嗟予老病已頹唐。有爲者死無能在。何處茫茫問彼蒼。

- ① 正戰時，康匪自東路來接。
- ② 頭受五傷。
- ③ 瀕死揮衆歸保。
- ④ 君留學日本，每得新見聞輒函示。

哈佛大學富麗堂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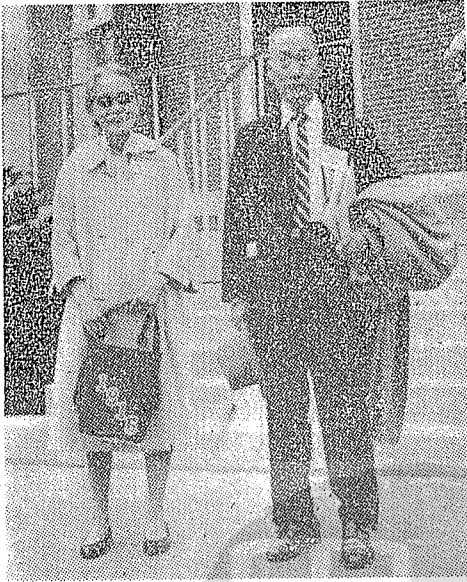
我早年讀（梁著）「義大利建國三傑傳」，藉知「政治經濟學」爲建國的基本知識。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重讀「近代歐洲史」，加強了我的此種信念。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孫先生辭去了大總統職，而袁、黎繼之主持中國政權以後，中國政治社會秩序之紊亂，與漢唐明之末葉較，殆有過之。此乃更使我感覺，非有政治家出而董理之，則亂無已時。記得一九〇六年我在武昌高家巷聖公會英文學堂（亦稱「聖約瑟學堂」）讀書時，我曾寫書信給曹亞伯，大意謂，當日景仰孫逸仙先生之革命理論者，多不惜犧牲一切

而從事推翻滿清政府。但很少人能夠告訴我們，在滿清政府推翻以後，如何重新改建中國政府？「那纔是我們這一代的嚮學志士重要的課題。我的書信自日本東京轉到倫敦以後，曹亞伯很高興的將此信寄示在北京布魯塞爾大學財政學的王子匡博士（名「鴻猷」）。子匡也認爲一個剛才十六歲的青年，有如此遠見，爲得未曾有。所以立即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稱譽鼓勵我。次年夏，子匡趁暑假歸國省母，路過武昌時，特別請其穀城縣同鄉正在方言學堂高級俄文班肄業的趙松雲（名「司至」）偕同尋到我暑假寄居花園山一家賣花花園的陋寓中，訪見了我暢談了一番。我此時（一九一三年）有機會身在「共和政體之祖國」的美利堅合衆國入大學，自由選擇功課。所以我自以爲責無旁貸，應該學習研究「如何改建中華民國成爲現代富強康樂的國家？」因爲那是我自定一生最大任務。所以在密大讀書的第二年，我留心訪問「學經濟學，美國何大學最好？」所有年長的學者，異口同聲推薦哈佛大學。所以自一九一三年春間，我就立意于其秋間轉學入哈佛大學。與我在清華及密大同班的陳伯修（名「長衡」）唯我的「馬首是瞻」。於是，在一九一三年九月，我們一同轉學入哈佛大學去學「經濟學」（亦稱「政治經濟學」）

哈佛大學是美國最早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

「學院」——北美之歐洲移民定居者，最早起于一六二〇年之「五月花」號海船，自英國朴里茅茨埠出帆至美國今麻沙朱塞巖州殖民。清教徒繼之，而殖民事業始盛。一六三六年始在麻州康橋設立學院，未久而傳教士哈佛約翰卒時將其全部圖書及所遺財產贈予該學院，于是乃以「哈佛學院」名其學院。而後世稱之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其內部組織曰「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 乃「文理學院，內分學士級 Undergraduate 碩士級 Graduate 及博士級 Post-graduate」

graduate 學生。同屬哈佛大學者有專門職業學校，凡六：(一)神學院 Harvard Divinity School。(二)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三)醫學院 Harvard Medical School。(四)工商管理學院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五)行政管理學院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六)哈佛教育學院 Harvard School of Education。一九一三年我們轉入者，乃哈佛學院，所選讀者，乃其學士級之課程。我父親和五叔父對於我選擇專門學科，非常關心。往來多次的書信，勸我學「實業」，尤其願我學「鑛業工程」。他們的意見是說，中國四五十年來演進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大體都是好的，不需要多改變。只需加上歐美的富強就好了。我指出來說：歐美的富強與其實業的發達，正是其政治經濟演進的結果。所以非先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改建在合理的基礎上，



匆忽五十年 哈佛大學成立五十週年本
文作者偕夫人返校在招待宿舍前留影。

則其實業不能發展。最後他們似乎也同意我的見解了。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的志期，是如何能重新建設中國。因此我並不會將取得學位的重要性，放在心上。到哈大的第一年，我願意一切從頭學起。所以選修的課程如次：(一)經濟系：經濟學原理。(二)政治系：比較政府。(三)哲學系：論理學(即「理則學」)。(四)歷史系：東亞近世史。(五)教育系：地方教育。(六)外文系：法文。

以上前五門功課，講授者皆世界知名之美國教授。(1)「經濟學原理」，講授者，乃 Professor Frank William Taussig 陶習古教授聽講者一班三百餘人。(2)「比較政府」，講授者 Professor William Bennett Munro 孟祿教授，一班三百餘人，有時 President Abbot Lawrence Lowell 羅威爾校長親臨主講。他所著的書「英國政府論」兩大冊是世界最高權威著作。(3)「論理學」講授者，乃 Professor Josiah Royce 羅懿士(謝扶雅先生譯(魯一士))教授當日美國最受世界景仰的哲學家，聽講者亦三百餘人。(4)「東亞近世史」講授者為 Professor Archibald Coolidge，聽講者約二百餘人。以上皆大班，而(五)皆小班。(5)「地方教育」講授者為 Professor Haus 哈努士教授經驗豐富，有地方性。聽講學生僅三十餘人多預備任地方教育行政者。(6)法文班亦三四十人，乃預備作語言文字訓練者。

我初自密大轉學至哈大，特別感覺不快。第一，因為美國學生，多半是十七、八歲乃至十九、二十歲的青年，讀這些功課。而我却是二十三、四歲的大學生，來自「失學」的中國，相形見絀。第二，因為美國東北六州，號稱「新英蘭」麻州乃其中心。新英蘭習慣「埋頭苦幹，不理他人。」哈佛學風，尤表現新英蘭氣息，不理人。外人稱為「哈

佛冷酷」Harvard Indifference 在中部密州，同學皆熱忱相向。忽遇「哈佛冷酷」感覺難受。心境雖不愉快，而功課確實很好。我來正為求知。逐漸也學會不理人，埋頭苦讀。

第一年很快的過去了。在這一學年終了前，發生了如何渡暑假三個月的問題。本年中，吃飯在學校食堂裏，哈大當日有兩個皆學校主辦的大食堂，其一為南北之戰的紀念大廈 Memorial Hall 那裏富麗堂皇，每逢一午餐晚餐必有絲銅鼓交響樂隊奏樂。飲食講究，黑人伺候。其飲食費用較大。其二為狐坡堂 Foxcroft Hall，一切平民化，每餐侍者皆工讀之白種學生傳遞飲食，食品皆有定價，費用較小。我因來自「貧」家，對於 Memorial Hall 紀念堂不敢問津。遂選擇了 Foxcroft Hall。狐坡堂偶與猶太種學生 Harr Parker 同坐，他特別要好，從他得知許多學校裏面事，與社會裏面事。暑假前，他向我建議說「你們東方學生，不容易與西方社會多所接觸。現在有一家波士頓書店，招大學生暑假推銷一種中學生所需用之參考書『中學生學典』，他們先給你一種訓練，告訴你如何得走到各中學生的家裏去，如何進言，如何應對，以推銷其書。你倘若肯去，則你一個暑假可得的社會經驗，要超過你住在學校內幾年所得」他于是而力勸我應招。我考慮後，覺得他說的話有道理。我應招去了。公司于夜間設訓練班，訓練了一班數十人，分別派往新英蘭六州中。我有一位湖南同學李周麟，乃自費生。他除了想得經驗外，還想賺些收入以幫助他下年度的學費。我和他二人，經受訓練後，被派往新英蘭最早的啓明文化城朴里茅茨 Plymouth 那是一六二〇年英國「五月花號」海船載一百零二位男女同志要來到新世界開闢一個新地方，建設一個理想的自由自治自主的國家他們的「五月花協定書」，成了後來麻州的憲法與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祖型。